

景觀

# 變形蟲城市： 鳳山國際工作營的啟示

• 阮慶岳

鳳山國際工作營是由筆者策劃、台灣實踐大學的學生參與，以真實都市與社會環境為背景的。整個計劃是對台灣都市的過往與未來，在朦朧徬徨間意圖探照的一次都市宣示，也是對建築教育必須與現實環境作對話的聲明<sup>①</sup>。計劃內容如下：

- 時間：2005年10月7日至10月14日
- 地點：高雄縣鳳山市興仁里
- 工作營主題：城市的甦醒/City Awakening

參與者在選定的都市場域範圍內，自行選定空間作施工基地，以建築或藝術性的手法，對都市環境提出善意與建設性的喚醒作為。其思考角度，可以是從都市環境、生態、社會、經濟或是其他方向着手，用意是在思索以設計的作為，對社會大環境提出善意新視角的可能。

是次工作營的參與建築師包括：Marco Casagrande (芬蘭)、George Lovett (英國)、3RW (挪威)、Michael Cross (英國)、塚本由晴 (日本)、謝英

俊 (南投)、劉國滄 (台南)、林聖峰 (台北)、施工忠昊 (台北)。他們思索的重點如下：

## 一 真實都市與社會環境的教學

工作營場域選定為南台灣屬於熱帶氣候的鳳山市興仁里，這是典型也平凡的一個台灣當代都市環境。因為鳳山與許多台灣中小型城市一樣，都要思考與面對都市轉型的問題與挑戰，因而具有某種普遍的代表性。

在工作營的操作過程中，因為必須直接面對仍在正常運作中的都市現實，有兩個不是平日在教室裏能夠準確意識得到的因素，會特別明顯地浮現出來，成為所有參與者無可迴避的挑戰。

第一個因素是真實的都市。當必須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與時間條件下，想要與一個動態的、複雜的、尺度極其巨大，也同時極其細微的都市環境作對話，而且還意圖對之作出喚

醒，我們立刻明白所要面對的對象，其實是個變化多端的浩大新迷宮；而如何去解讀與釐出議題所在，再思索當如何構築作品，對所有參與者而言，都是一次深刻的體驗。

第二個因素是真實的人。過程中所有的思考與作為，都必須與真實生存於其中的人，產生直接的溝通與互動。因為我們在進入這個都市的場域時，並沒有獲得任何官方的授權，或承諾可以擁有任何特定空間的使用權，因此，所有操作都必須透過直接與在地使用者的溝通——敘述自己作品的意義，說明為何要選定此空間來施工，以及取得鄰近直接相關的所有人的同意，才可以進行後續工作。

這就能直接檢驗作品與使用者間的依存關係——是否是真實而且合理的，同時在其中挑戰與觸碰到真實都市的尺度及其內在的複雜豐富。

## 二 小系統與大系統的辯證

我們以鳳山市興仁里作為思索的切入點，是因為聯想到二十世紀的都市發展歷程，尤其是關於大型都市與小型城市間的對比關係。工業革命後，農業社會的架構逐步瓦解，許多賴以存在的價值體系，在這過程中也同步瓦解；人類自愈來愈小的鄉村湧向愈來愈大的都市的現象，早已屢見不鮮，甚至已是某種現代文明的宿命。而以雄偉高樓作現代科技的圖騰象徵，大系統不斷吞食小系統的模式，以及因之而生的價值信仰，也在這過程中被牢牢建立起來。鳳山就是

一個正處在這種大／小系統轉換間的城市。

人類不斷離開鄉村進入都市，雖然始於工業革命後的資本—勞力新關係，但是，這也同時改變了舊有農業社會以村莊為供需自足的有機結構體系。原先一個數千人的村莊，可以承擔自己大半的供需與排泄問題，類同一個半完整的自我食物生態鏈，擁有生產、消費與分解的完整多重角色，與現代超大都市在全球化的鏈圈結構，城市角色不斷被單一化的現象，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說，現代的都市與城市間，事實上反而形成了超大的食物鏈關係，強勢富裕的城市消費弱勢（專事生產）的城市。《永續都市》(*Sustaining Cities: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Urban Design*)一書舉出香港於1972年550萬人口時的例子，當時每日早上由廣東輸入100萬噸水，晚上則輸回去825,000噸污水，輸入新鮮食物6,320噸，輸回去固體廢棄物2,310噸<sup>②</sup>。這個例子說明城市間上下游食物鏈關係，其實早已普遍存在現今都市的環鏈結構。

超大城市除了是歷史的必然宿命外，某方面而言也是在迎合城市食物鏈的結構需求，以便在這樣的供需體系中，取得類似「適者生存」的優勢地位。關於這點，《永續都市》還指出，其實具有多樣化小系統的都市（例如在資源使用、運輸或廢棄物處理上，具備獨立與多元的小系統），反而較能因應突發的變化與危機作出對策。也就是說，以單一大系統運作的都市，在競爭時雖顯得具有優勢，但在因應瘟疫、食物供需失調、污染等突

發外在問題時，遠不如由多樣小系統所組成的微型城市群，來得靈活與有效(因其具有自足與可半封閉的能力，並易於作內在系統的自我調整)。

這種以小型的半自足系統(以尋求讓食物、能源、資訊及廢棄物等，得以不斷循環流動的半封閉體系)為核心的都市形態，有着對在地居民真實需求的關懷，讓都市環境在生產資源及消化廢棄物上，出現在地的有機循環，並可適當地引進外來的商品與服務，以發展出符合地方的可互補性競爭產品。

這樣的微型城市，其實也就是「適當城市」(Adaptable City)的意思。這是對於目前第三世界都市都盲目想發展成超大城市的趨勢裏，反思城市對居住者的意涵究竟為何，以及上層都市如何得以不剝削下層弱勢城市，弱勢城市又如何得以擺脫食物鏈的下層供應者、大量開採自然資源的可能，並尋求都市在生態環境、社會結構、道德價值與人際關懷等面向的完整與互相尊重。

這裏，也有對於在全球化大趨勢下，現代城市究竟應該何去何從的思索。因為，現代都市在不斷擴大成單一系統的過程中，究竟付出了多少生態環境的代價，多少原本文化、社會、道德、信仰等內在小系統因而瓦解，以及與因而換來的某些效率、財富與舒適度相較，於人類及地球的意義是得是失，恐怕尚待省思與論斷。都市與建築究竟要多大才夠大？多小不算小？多高才夠高？多矮不算矮？真正的「適當城市」與建築又是甚麼？這些可能是新世紀裏，人類應當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這也是此次教學工作營所期望延伸的思考，讓同學有機會經由觀察與參與，深思都市在發展過程中，「由上而下」的大系統與「由下而上」的小系統轉換間的利弊與得失。

### 三 工作營的三個案例與說明

#### 案例一：謝英俊——糞尿分離生態有機廁所

謝英俊是台灣淡江大學建築系學士，曾經營營造廠與建築師事務所多年，以「台灣921邵族家屋重建」與「四川汶川羌族楊柳村自力造屋」受到矚目，對於弱勢者的自力造屋、生態建築等議題，有着深入落實的努力。

作為台灣建築界人道關懷的發聲者與環境生態的強力護衛者，謝英俊幾乎已成了台灣建築界獨立對抗龐大資本利益的標竿性人物。他的作品長期顯現出對權力體制的質疑，以及相信唯有以具有理想的小作為，而非與權力折衷妥協的大作為，才是可以拯救世界大環境的起步點。

在四顧茫然的鳳山街頭，謝英俊決定在高雄縣立運動場前的大廣場與有些虛華不實的鳳凌廣場間，建一個在當地現實裏嚴重不足的公共廁所。

該廁所除了提供都市居民現實所需，還強調生態與環保的永續價值；廁所要求糞尿分離，以求有效且確實地再利用排泄物，並安排由環保團體與有機農場定時收取使用。糞便不需用水沖去，以回應世界將臨缺水的大問題，屋頂塑膠棚除了遮風擋雨外，同時可收集雨水供洗手用。

謝英俊強調維繫社區內多樣小系統的重要性。也就是那些在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過程中，不斷被摧毀與消失的生產、消費與分解，這樣的有機小循環系統，是他意圖重新呼喚與再建立的。謝英俊相信小處、單一個體的作為，以及個體信仰的重新建立，才是我們可以仰賴的未來走向。

謝英俊在工作營結束後寫的感言裏，清晰地陳述出他的看法<sup>③</sup>：

落後、懷舊、不實用、不方便、不符流行趨勢、不知所云……，當看到鳳山市鳳凌廣場車水馬龍的路邊，搭建的半棚半寮裝置時，參觀的人多半會這麼思考；拾級而上，站在廁所前的木平台，還有點說不出的親切與異樣。

眼前躁動的都市，即便是十一月的晚秋，汗水、灰塵、油煙，24小時不停的滾動，人們頂着南台灣的豔陽，向前猛衝，想要出手攔阻，就像螳臂擋車的不切實際……

攔阻甚麼？

現代文明、現代主義、啟蒙運動，再到文藝復興，再遠一點到希臘文明……。這些強調以人、以人的理性為核心，以此價值建構的文明，無止盡的滿足人的欲求，無止盡的發展，那些背後的推手，如馬克斯、黑格爾、康德……從不曾想到當今地球資源耗竭、環境污染、物種滅絕的威脅，當面對永續 (Sustainable) 的挑戰時，過去一切一切，都必須重構；解構，只是皺皺眉頭的不起眼小動作，遠遠不足以撼動一根豪毛，必須重新啟蒙，重新面對人以外的動物、植物、水、空氣、大地……。

把糞尿用水沖，只是為遠程輸送做準備，輸送管道，也就是下水道系統，必須花費天文數字的建設經費，而稀釋後的尿尿處理難度暴增千萬倍，再花天文數字的經費做處理，最後排入江河大海，還是污染環境。

靈智文明的人類，竟然做如此的蠢事，只是為了指頭按按馬桶鈕聽聽沖水聲的愉悅。

## 案例二：劉國滄——都市客廳

劉國滄是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與「打開聯合工作室」的主持人，主要作品有「安平樹屋再利用」與「海安路藝術造街／藍曬圖」等。劉國滄一貫的作品風格，對於家、記憶與時空場域，有着溫切的人文關懷，以及務實、不虛無的善意切入。

在這次的工作營，劉國滄選擇了一個巷子裏的弄子。這樣的巷弄曾經是台灣社區的主要活動發生地，屋子與巷道間自由穿流無疆無界，老人小孩婦人壯漢共生也共息。劉國滄對於現代都市的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壁壘分明、人際交往的淡漠無感，感到惋惜並作出批判。

他與小弄裏開了間家廟的老婆婆、電玩老闆，以及冰店的年輕主人討論，為他們在弄子裏建一個大家可以共享的都市客廳。藉由這樣的邀請，他也試圖讓周圍的居民，打破逐漸被圍塑起來的人際藩籬，而願意一起進入一個共屬的新空間，不再壁壘分明劃地自限。

劉國滄以小巷弄裏的真實物件、手工繪製的假透視物，以及移入裝置的回收設施，譜出真實與虛幻間飄渺不定的巷弄客廳，單一的黃色塗漆強

化了視覺的超現實感，並突顯隱藏在作品後的質詢與扣問意圖。

劉國滄讓作品自在地遊走於現實與夢境、理性與詩意，以及真實與虛構間的模糊邊緣，挑戰我們已經被馴化的感知與意識邊緣，也顯露對純然由理性價值主導的世界的強力批判。因為，他相信唯有這樣模糊卻多層次的空間，才是真正的現實。

劉國滄也寫下了他的後記④：

不多不少，正如其他台灣的小城市一樣，鳳山也是一個令人興奮、但又馬上轉為失望的環境。我們着迷於如此幻妙的處境：公共建築與違章共處、都市空間與私人領域交錯、時間快速流轉卻又緩慢細緻、人們既是慷慨大方卻又天真自私。看似有好多美妙難得的經驗正要發生，但是，卻又不知從何開始？

我們是不是正在錯失它？該怎麼辦？

就像「催眠」一樣迷人，「轉醒中」的時刻往往能讓我們窺見一些事物的奧秘。這次的工作營，我與學生們就是在這個處境中希望讓夢境成真：一



劉國滄的「都市客廳」。(阮慶岳提供)

種真實與想像並置、私心與公益共融的場所。我們為了幫你在甦醒來後能記得些甚麼，於是與居民一同創造了「都市客廳」。

「甦醒」並不代表我們需要更多的城市建設或者自以為是的專家。如同我們的「都市客廳」並無需添購任何新的傢俱一樣，我們只要拾荒與修理，就能富足。我們需要的只是更多輕微的專業作為，而不是誇大聲勢的專業委託。我們可以協助大家一起完成它，而不是苦候或是自命專家。

城市就是我們心靈的集合，面對一個往往不自覺地變得狹隘的頑固的自私的心思，其中之一如你我，在甦醒之後，能記得那個巨大的自由的分享的夢境嗎？我一定要記得，記得那個短暫的片刻裏鄰居好奇的大眼睛與親切的關心、小孩子七嘴八舌興奮的動手、阿嬤寬愛的叮嚀、學生忘我的全力投入以及你看到我們時狐疑又驚訝的表情。

在這次工作營結束之後，筆者曾經邀約謝英俊與劉國滄，以對談的方式，一起來回顧這次的工作營活動，並由吳介禎做了記錄。筆者摘取與增修其中一些段落，來作為我們三人對這次合作的省思與展現：

劉國滄認為真實總是在從夢境轉醒的片刻間可以瞥見，因此人們會不斷地催眠自己，以期到達夢境的所在。而介於真實與虛幻之間的「都市客廳」，就是透過外在創作的干預，以突顯公共與私人空間可以交疊的再思，也扣問現代都市的夢境究竟何在。

謝英俊認為劉國滄的作品已經相當成熟，當時他看着劉國滄在街頭巷

尾與居民接洽時，還是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做過社區工作的人都知道，和歐巴桑(阿婆)這樣協商事情，雖然是很吸引人的工作，但有一定的危險性。歐巴桑最容易改變心意了，她們答應的事都不是很可靠。但我沒想到那位阿婆居然那麼入戲，會支持劉國滄的作品到底。」

劉國滄建議替阿婆蓋一個在現實裏／如夢境般的廟，讓她可以完成向神明祈願的心願，也毛遂自薦要做一些室內設計，讓原本已經打算歇業的冰店，可以繼續做生意。劉國滄說：「不過後來冰店主人的夢先醒了，沒能參加與完成這個計劃，倒是阿婆把我當做真的張天師，而有着完美的結果。」社區工作的結果，從來就難以預期，但卻也可能讓人驚豔，譬如劉國滄的這件作品，不但完成了阿婆的夢境與想像，也回應了生活裏的真實與承諾。

「這樣的溝通過程，提醒我們建築師常有的盲點，就是主客體間的關係。」謝英俊說。他引用哈貝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溝通的行動理論》(*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中所提出的，理想的言詞情境根植於雙方針對溝通行動背後的語言結構，並在理性討論中互相假定，且互為主體。沿用黑格爾(Georg W. F. Hegel)「認知主體絕對化」的論點，哈貝瑪斯體認由於這種絕對化，造成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自我與他者的對立與異化，而解決之道唯有恢復主體的反省性，意識到自我絕對化所可能造成的扭曲，避免將溝通的對方貶抑為客體；透過主體的自我反省，從而解除工具理性與權威宰制的魔咒。

溝通的本來目的，即是多元多向的，可能是為了要引導與回復客體的主體性，也有可能藉由客體再次展現主體，甚至在溝通的過程中，重新發現自己原本並不能掌握的主體，譬如自然界裏萬事萬物的顯現等等。謝英俊說：「建築的有機，需要與各種客體共同完成，但主流的建築專業訓練，卻只強調對設計理念單一主體的貫徹與堅持。」

理性主義興起後的四百餘年來，以人為中心、宇宙為次的思維，早已瀰漫建築主流的價值系統，然而隨着對自然環境的耗竭與無情戕害，同時也使得人類自身疲態與窘境盡露。這樣以人為單一中心的價值體系，不但導引了人類／個體價值的極度膨脹，也誘發了以滿足個人欲望為終極目標的價值觀，間接鼓勵人類對自然宇宙大行剝削與掠奪之能事。謝英俊相信唯有謹守生態永續觀，才是挑戰此刻文明窒息式發展的契機。劉國滄則認為由人類說出來的「永續」，都將不會是真正的永續：「只要人類還是把自己放在最高位，就不可能談永續。」

### 案例三：3RW——汽車即花園

3RW的建築理念，着重於從人性的角度，來回應都會或鄉村的現實情境，他們的作品在尺度上從超大城市結構到以手工在尼泊爾搭蓋的孤兒院皆有，曾參與2000與2006年的威尼斯建築雙年展、2000年哈瓦那雙年展等，也曾獲得Ralph Erskine獎和AR雜誌的Emerging Architects獎。

來自挪威的3RW是年輕的小型建築團體，他們觀察建築的角度，並不以美學與流行為宗旨，反而是細膩地

從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個體記憶和日常生活等細微處着手，且相信每個人的生命，才是建築必須關照的所在。

3RW觀察到台灣的都市巷弄空間裏，由於缺乏私人停車空間，許多人會用花盆佔領路邊空間作為車位，這種與公領域爭奪私領域的行為，卻似乎兩敗俱傷，引發了他們的好奇與思索。他們先剪裁許多如停車位大小的花布，試探性地在道路地面上鋪放，藉以佔領許多不同的都市空間，並以影像記錄民眾對鋪在不同地點花布的反應，然後再詢問民眾若可以真正擁有這個花布空間，會希望拿來作甚麼用途，最後將整個訪談與實驗過程，以海報張貼在都市空間現場，反映他們的空間佔領行動，與居民對公共空間的需求與想像。

在進行過佔領實驗的許多不同場域裏，他們最後選定了兩個地點來作為此次工作營的展現成果。在第一個地點，依從居民所訴說的願望，他們將廢車場裏取來的廢棄舊汽車，改裝成居民希望的兒童遊戲場，以及可在夜間照亮暗巷的發光裝置物；第二個

作品也出現在巷裏的空間，他們將另一輛廢棄舊汽車，改造成居民所期盼的綠色花園，以及可坐可躺的都市家具。

3RW的作品，除了表達了建築師的專業作為，可以「由下而上」地去關照真正住居者的需求外，同時也呈現他們一貫對環境生態的關懷，將人們不斷製造與拋棄的大量工業廢棄物，重新再利用成為都市裏的新家具。

3RW對作品的想法與創作策略，說明如下<sup>⑥</sup>：

有人跟我們說高雄地區有一項減少交通量的策略，就是「消滅」停車場，讓開車的人日子難過。我們的作品與這項政策有關，就是突顯這個都市的問題，並以創新手法來處理其街道景觀的能力。

我們想知道，車位雖是私人財產，但是否可呈現公共使用的特質。在這樣的思考下，車位應該不再是某一個鄰居的財產，而應該成為一個鄰里空間。

創作過程有八位學生參與，並同時進行兩種策略：

1. 先發展出一種可以揭露當地居民對周遭環境期望、挫敗與夢想的工具。

2. 利用改裝廢棄的舊車子，將這些夢想轉化成新穎的、混血式的計劃。

這兩個創作的策略，是要透過車子與車位的尺度，找出個人對街道的想像，以及多元共用的可能性。我們希望能利用當地居民的創造力，和務實處事的方法，來做這樣的空間探討。



3RW以廢棄舊汽車改造成綠色花園。(阮慶岳提供)

這是一件扎實、有力道，也輕盈美麗的作品。3RW在短短的一週，就能迅速掌握他們對台灣都市的觀察，並提出積極性的回應作品，不僅觸及工業廢棄物必須再利用的思索，也同時探討了社區居民／公共領域／空間自主權間的諸多議題，是內涵相當豐富也深具啟發性的好作品。

#### 四 關於亞洲城市的想像

工作營完成後，學生究竟從中學到了甚麼、省思了甚麼呢？謝英俊組的學生凌天，事後寫了如下感言◎：

「……鐵鏈帶拔釘器三把，鐵絲十號十斤，十二號五斤，鋸子三把，起子兩支，重鏈一把，老虎鉗兩支，撬棒一支，鋁梯六尺、五尺各一把；鐵釘，三吋長五斤，兩吋長五斤，一吋長三斤。工作袋有沒有？那加上掛的S腰帶，一人一組，我也要一套。……」

從沒聽過建築師這樣與我們說話；大從材料尺寸數量，小到所有細碎零件，以至於工具耗材需求，英俊哥只要略加思索，便能一口道出，彷彿藍圖已成形在腦海之中。在公園一角坐成一圈的同學們，或低頭速記，或驚訝失笑，或交頭接耳；撇去之前的設計浮想，這會兒是真的要上場了。

而真正上場的，是再真實不過的建築經驗。在這片花園，我們將要工作經日，整地拉棚，立基礎，起結構，打理地板與牆面，牽水電，整理植栽；間雜着有的，是每晚工作空檔

中席地而坐的便當啤酒晚餐。揮汗如雨的四天後，我們終能帶着自豪與成就感，在親手搭出的廁所留下自己的氣味，用辛苦引來的清水沖去身上的泥污。

“This is like a real house!” 3RW組的哈根走近，驚訝地說：“Finally, an architect is building a real house!” 他高昂的語氣中，並不帶一點諷刺之意，這我們再清楚不過。即便是對本職就在「創造」的建築系學子，這都是萬分難得的經驗：讓一座貨真價實的建築，在自己手中從無到有的完成起造過程。

親身參與到實體建築的從無到有、真實而積極地介入社區，確實能夠令學生感到驚喜，也達到了教育的初步目標。這三件作品，不但對生態環保議題有着積極的回應，同時也碰觸了關於社會性的討論。這裏所謂的「社會性」，指的就是社會的倫理與其中的公義與道德，以及因之所牽涉到的公正、信實和仁愛等問題，也蘊含着人類必須互助以求公平的觀念。

公義與道德本是人性的基本面向，不管是不是設計師都不當迴避，建築人自然更不可不去理會，尤其建築本就與真實的社會生活面向息息相關。建築如何回應生態的議題，以及如何積極介入社會性的角色，應該是這次工作營與這三件作品的核心意圖所在吧！

此外，在這活動背後值得延伸思考的，是亞洲現代都市的角色與定位問題。因為自十九世紀後期起，不斷被現代科技羞辱的亞洲國家，都以為

唯有以理性的現代科技作為發展路線，才是扳回己身顏面的唯一途徑，也以為只有套用西方都市以科技／資本的利益為都市規劃思考起點的發展模式，才是自己的救贖之道。

這確是台灣都市此刻所面對的問題，即使科技上先進如日本的東京，也一樣曾經令她的市民有着不安的矛盾感覺。同樣參與了這次工作營的日本建築師塚本由晴，提到大約二十年前他由法國返回東京時，曾對自己發出這樣矛盾猶豫的問話，他說比諸於巴黎：「東京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城市呢？竟能允許這樣許多不可思議的建築物出現。我們已經有着和歐洲人一樣的科技水準了，為何竟不能產生出和他們完全相同的城市來呢？」

塚本詫異着組成東京的大多數建築（不是那些美術館、企業總部、商業中心、市政府大樓，而是真實存在、佔九成的一般平凡建築），竟然都長出幾乎是「無恥」的樣貌。他也對着這樣完全「不巴黎」（也似乎「不現代」），而因此顯得滿目瘡痍的東京，有着不知如何是好的無力感。然而，意識到自己的城市終將無法如巴黎的塚本，卻也因此不得不開始真實面對自己的城市。「東京的建築究竟是甚麼呢？」他問着自己。也似乎明白了，有着一樣的科技水平，不一定會導致一個模樣的都市。

之後，塚本與另外兩個夥伴花了幾年工夫，一起穿走／記錄東京的大街小巷，以探討當科技已經不是問題，東京的建築為何還是「不如」巴黎的建築。在他日後出版的《東京製造》中，塚本提出了以「混血建築」為思考點的觀察心得⑦。

塚本說東京的現代建築是混血的建築。這是一種使用性上的混血（例如樓上是補習班、樓下是麵攤，隔壁則是高級公寓），而非西方以使用分區為原則的嚴明分離控管；也是一種構築上的混血（例如鋼筋混凝土的主構造上，可以添加鋼骨或木構的臨時附屬建築），不堅持構造方式在外型上的統一；再來，就是美學上的混血（菁英與素民美學／個人實用與集體控制美學／西方古典與現代／東方的傳統與民間語彙都可以同爐並冶），並沒有統一的外在美學作規範。

有趣的是，塚本最後卻完全地接受這樣的建築與城市，對他而言，這才真實地反映出東京此刻的混血面貌。正是因為現實環境和生存需要不斷改變，使得建築與城市必須藉由自體與異體價值的混血新生，來回應這樣持續改變的需求與價值，就像為了生存、必須持續變化自己形貌的巨大變形蟲。

台灣的建築似乎具有一樣強烈的混血個性（這種混血常是不自覺與非自願的，尤其伴隨着政治或文化的被殖民而更加混雜，因為並無絕對的一元價值觀作掌控），使用上是以便利為主的紛雜任意，構築上也因現實需求而極度自由（如屋頂違建、陽台鐵窗的加建），美學上是真正無政府的百花爭鳴。

現代都市的文明與面貌，不僅多元而且朝夕變易，西方現代城市慣常仰賴「由上而下」的都市計劃理念，已經無力應對這樣的多元現象。外在、規條化、固定與統一的都市與建築規範，反而成了都市掙扎求存與尋求轉型時的金箍圈，讓許多都市在面對

真實情境時，顯得絆手絆腳甚至動彈不得。

近年來，西方新一代的建築師也不再以落後／不文明的觀點，來看待新興的亞洲城市，反而會以全新的目光，來觀察亞洲的現代都市如何在發展的過程中，顯現類同混血與變形蟲等的生存特質，藉以思考並反省西方城市的格局在工業革命後，長久以來逐漸僵化的問題（例如使用分區不人性、都市核心因無機而衰亡、都市內在運作體系過度僵硬，無法因應都市的快速變化等）。也就是說，許多在臺灣（與亞洲都市）被嗤之以鼻的都市現象，譬如多元、雜亂、自發生長、無固定秩序等，都被引來作都市再省思的議題。

關於這個問題，已逝的日本建築師蘆原義信，在1989年出版的《隱藏的秩序》一書中，提出對亞洲城市本質究竟為何的定義。蘆原也是以東京為例，直接探詢何謂城市與建築的秩序（order）：「東京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雜亂，整座城市給人的感覺是不統一，以及建築物的不協調，……建築物表現出來的是無秩序、沒有一致性、缺乏傳統的外表。」又說：「但是，毋庸置疑地，東京在功能上成功地成為一座有效率、勤勞、有秩序的都市。……這種特質是一種生存競爭的能力、適應的能力，以及某種曖昧弔詭的特質，渺小與巨大的共存、隱藏與外露的共生等等，這些是在西方秩序中找不到的東西。」<sup>⑥</sup>

蘆原提出東京（也包括許多亞洲都市）以內在的實用需求為其秩序準則，而並非西方所強調的視覺與外在秩序控制。他相信這差異乃是源自於

東西方的文化，在追求內在與外在，本來就有其本質的差異。蘆原認為東方的城市並非沒有秩序，只是並非西方式的外顯秩序，而是有着獨特的「隱藏的秩序」，具有強力的內在與有機操控機制。

因此，想擠入世界一流行列的亞洲城市，恐怕必須理解：沒有先對自身的「秩序」究竟何在作出了解，只是直接對他者的秩序進行模仿，是很難從中建立自身真正的秩序與價值的。反而，目前許多亞洲城市已然具有的建築混血性，以及都市變形蟲的有機特質，可能都是自身的力量所在，或許也是面對世界時，真正可以作為憑藉的特質。

#### 註釋

① 本工作營的完整內容，已收錄在阮慶岳編著：《城市的甦醒》（台北：麥浩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06）。

② [利特曼] (Josef Leitmann) 著，吳綱立、李麗雪譯：《永續都市》（台北：六合出版社，2002），頁71；Josef Leitmann, *Sustaining Cities: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Urban Desig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9)。

③④⑤⑥ 阮慶岳編著：《城市的甦醒》，頁30；52；63；36。

⑦ 以上內容參見貝島桃代、黑田潤三、塚本由晴：《東京製造》（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⑧ 蘆原義信著，常鍾雋譯：《隱藏的秩序：東京走過廿世紀》（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9），扉頁。

阮慶岳 現任台灣元智大學副教授，藝術與設計學系系主任。